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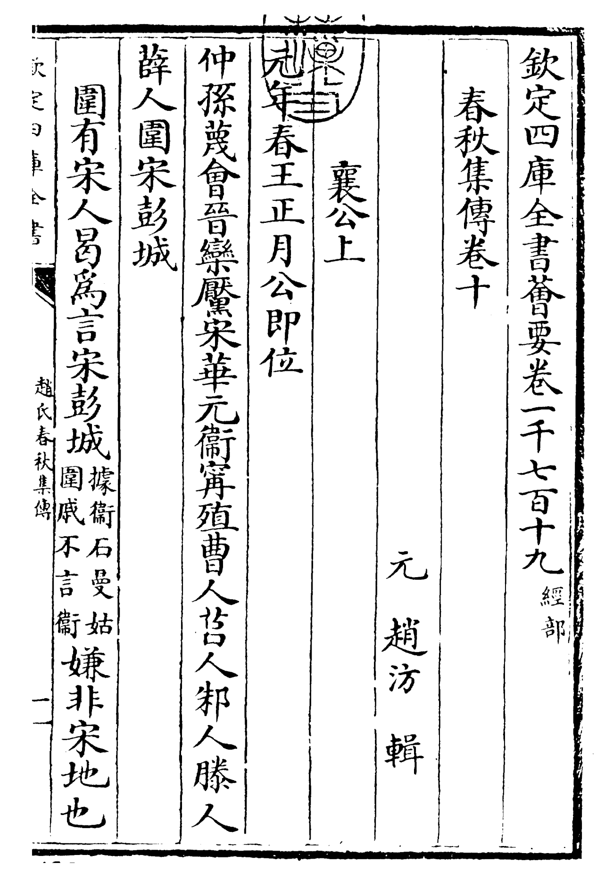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卷十

元　趙汸　輯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邑爲言宋彭城據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嫌非宋地也

於是晉悼公合諸侯爲宋討魚石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故繫彭城於宋見諸侯之爲宋討也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當取雖晉亦不可受彭城降晉而歸之宋宜也事見襄二十六年傳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曰會以次何以備楚也鄫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其不繫之鄭何以伯令城之也鄭棄於夷久矣於是悼公有討於鄭以諸侯城其巖邑將以絀鄭焉耳孫明復曰鄭叛中國與楚比晉荀罃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故虎牢不繫鄭使若中國自城邑然劉賔之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予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伐吴

陳氏傳曰於是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晉楚之際嚴矣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門于巢卒而後書

公如晉

高抑崇曰禮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由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元凱曰陳疾楚政而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羊傳曰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陳氏傳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以袁僑絀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

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孫明復曰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據戚土陳穆公如會文公不再盟 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杜元凱曰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左氏傳曰覲鄫大

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陸淳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元凱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左氏傳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八年而殺三卿也左氏傳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伯是故晉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事亦不悉書據傳襄三年公子何忌侵陳不書四年彭名侵陳不書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其大夫也以諸侯大夫之禮接故得序於齊世子之下稱人而不殊也鄫人者鄫大夫也魯以屬鄫爲不利故使鄫大夫聽命於會陳氏傳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襄十三年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事在成九年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亟於進吳以其

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既伐楚則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晉命也不言其人微者也穀梁傳曰内辭也公羊傳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傳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六年戍鄭之類

晉悼公之戍陳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爲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

爲下卒月也

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范甯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言滅例在僖二十二我嘗取鄫矣事見昭四年則其言滅何譏晉也鄫人與莒子同列於會而莒卒滅鄫以爲悼公病矣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公羊傳曰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傳曰三卜禮也夏四月不時也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救陳也不言救陳者陳侯逃歸不成救也不致無成事也是故盟主之會恒不月於是無成事特月以別

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髡頑弑也則其書卒何史承赴而書辟不敏也史承赴而書春秋曷爲不正之正之則無以見國之無臣子也春秋於鄭髡頑齊陽生楚子麇實弑書卒者皆從而志之無改焉是併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爲隱諱者治之也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何也卒之

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地於外也陳氏傳曰此公子騑弒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弒矣晏然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騑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自有討賊至於不討自不討矣至於赴告如恒喪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崔杼弒其君齊大史書之杼殺之其

弟嗣書之又殺之南史執簡以往陳恒弑其君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弑君天下之大變也
名在諸侯之策誰能没之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後
世有考焉矣
陳侯逃歸
陳大夫貳於楚而脅其君使逃諸侯以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鄭公子發也何以稱人惡其將叛中國而侵蔡以欺盟主也王汾氏曰鄭人弑其君志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楚師至然後告絶於晉而與楚平也公羊傳曰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

復予晉以伯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公之辱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盟後復伐鄭伐與盟皆非功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左氏傳曰會吴子壽夢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其日以譏晉也晉悼公合十有二國爲衣裳之會以會吳而滅小國異其事故曰以譏之以偪陽子歸不書略之也以其會而遂滅則以歸不足言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此荀罃也曷爲書師以其釋楚而敵秦怨也楚方得鄭而伐宋晉人不圖其所以絀楚者而急於伐秦曰

以報其侵也則非伯者之事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於是又以先至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明年乃次之曹伯莒子之閒則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之自諸侯出者也若夫滕薛杞三

君之後於邾莒則宜悼公不能正也陳氏傳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賤者不可以上下道也公羊傳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戍鄭虎牢

公羊傳曰諸侯已取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左氏傳曰言將歸焉杜元凱曰鄭服則以還鄭故追書繫之以見晉志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傳曰楚救鄭矣不書傳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之類於是始書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昭五年知此爲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魯今外獘於征伐内擅於三家軍賦之出於三郊三遂者非其舊矣車乘卒伍之成於甸者非周制矣則曷爲言改作於是始三家始分魯也前乎此三家之擅魯者專其政爾未嘗有其民也於是乃三分其民家爲一

軍而盡征之而叔孟之僅不取者以歸公則魯之民皆三家之民矣魯君之所存者亦朝與祭而已此非公命也其書之若公命何政在三家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欲服鄭而諸侯皆憚戰於是為分兵潡楚之策鄭人欲從晉而畏楚以為必得諸侯盡力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二國之

謀若出於一此晉之所以得鄭也蓋晉之師武臣力

非復文襄之舊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葢鄭與會爾

孫明復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晉楚爭鄭久矣

悼公比歲大合諸侯以伐鄭今始得之雖不能遠斥

強楚以紹二伯之烈然亦能有鄭者二十年此悼公

之績也陳氏傳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據會于袤伐鄭會于召陵侵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

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以救鄭也於是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不足書也秦人自絶于中國而爲楚救鄭雖戰勝晉師而不足以病晉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外伐我不書圍也據戌二年齊伐北鄙圍龍書圍台以病晉也莒人滅鄫晉不問伐我東鄙者再不能討於是圍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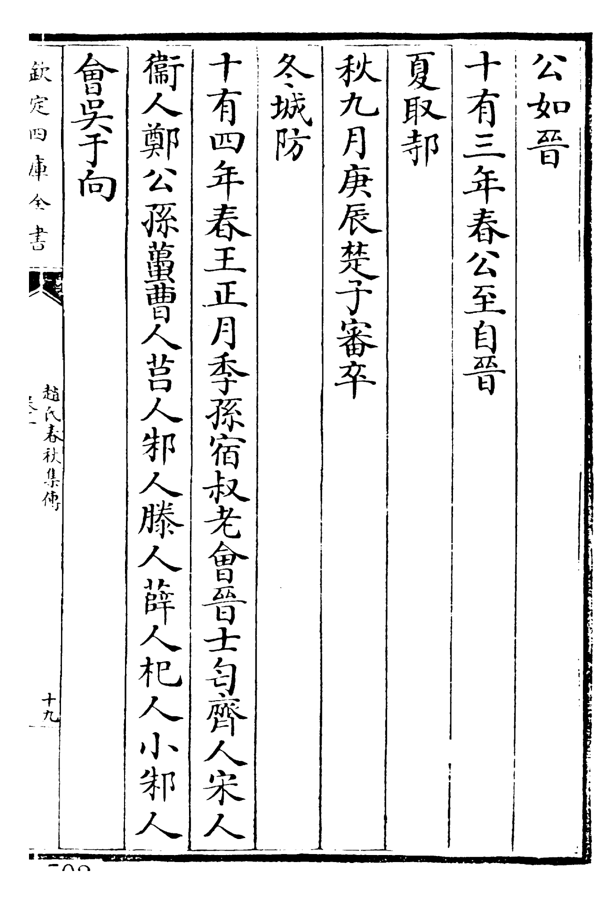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吴來告喪而往弔也楚卒日吴何以不日吴始通於上國弔贈之往來者若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子諸樊也左氏傳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其言二大夫會之何並列於會也禮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同倫不相介同倫相介是爲恭也則曷爲並列於會晉人嘉之也諸侯之大夫惰矣進吾二卿以勵之見悼公之令不行於諸侯也葢蕭魚而後悼德衰矣抑中國之不競諸侯亦有罪焉故晉鄭大夫書名氏而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但人之一役之中而有子奪於是始譏不徒在晉也春秋之辨名

實所以正伯者之事也茍非伯者之事春秋奚治焉是故自伐秦而後凡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澶淵而後大夫之會皆從其恒稱茍晉之君卿無志於中國則其名實不足辨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曰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陳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師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行於大夫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不日此何以日異其事也春秋諸侯奔走失國者葢有之矣而未有以臣出君如衛孫林父甯殖者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孫子曰君忌我矣

弗先必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故雖鄭祭仲殺雍糾而厲公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而簡公出不日必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後日日之者異之也劉侍讀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也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侯矣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

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也

異叔武讓而剽篡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左氏傳曰謀定衛也於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

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晉侯問衛故於荀偃對曰衛

有君矣不如因而定之晉盟主也不能詢諸國人求衛侯去國之故一大正其君臣乃因之以定衛焉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不能察也蓋晉人釋君助臣於是始悼公爲之也是故大夫皆從其恒稱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來聘而涖盟也吾君及大夫盟春秋終諱之則曷

爲及向戌盟于劉向戌伉也去其國以盟諸侯是伯主所以爲吾君禮也據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以伯主爲吾君禮者盟外大夫則向戌伉也三家專襄公弱大夫自相結以卑其君而魯道衰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左氏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逆后非我主之不書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元凱曰單靖公不書劉夏獨過

魯告昏也胡侍講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也士而逆后也是不重人倫之本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書圍成以病晉也左氏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公救成至遇

言至遇何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至遇而齊侯還故二子以師進而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則曷爲不言諸侯之大夫據三

年雜澤閒無異事也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也

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

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

天下之大夫也曷爲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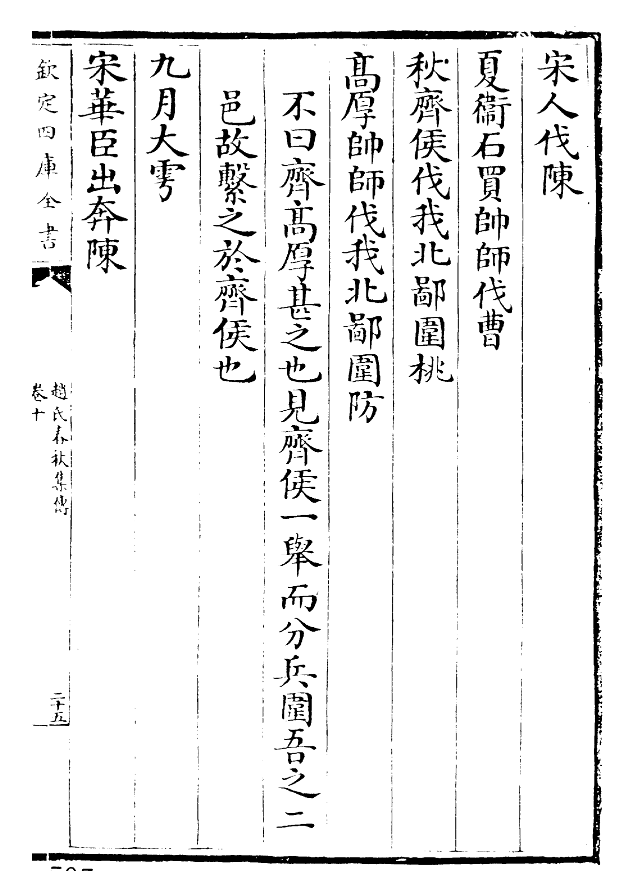
卑師少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曰齊高厚甚之也見齊侯一舉而分兵圍吾之二邑故繫之於齊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曰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傳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朝也劉侍讀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

蕃之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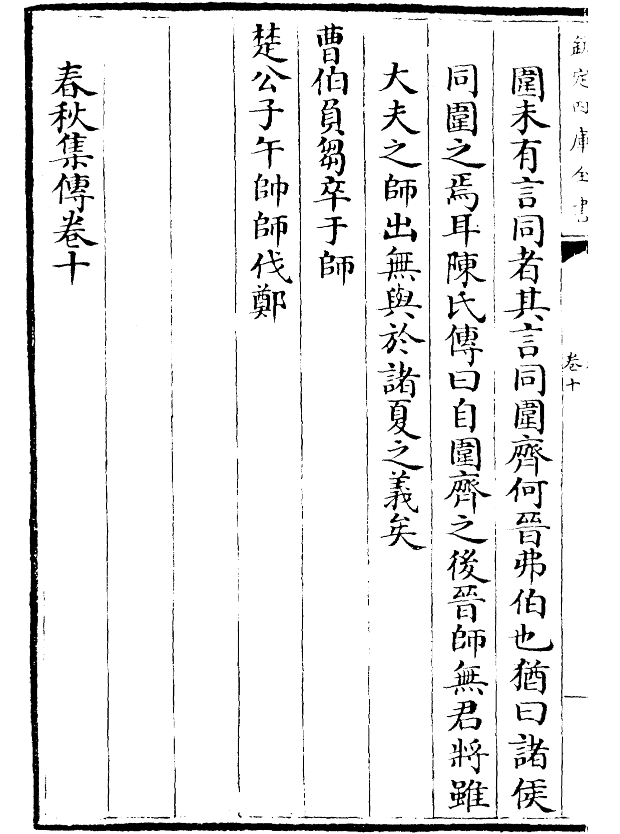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曰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曷爲稱師齊侯伐我春秋悉從其恒稱其惡著矣於是略言之以同圍齊見義而已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末有言同者其言同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侯同圍之焉耳陳氏傳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集傳卷十

春秋集傳卷十一

元 趙汸 輯

襄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凡晉主夏盟恒日此以既盟而即執邾子于會故不日以異之陳氏傳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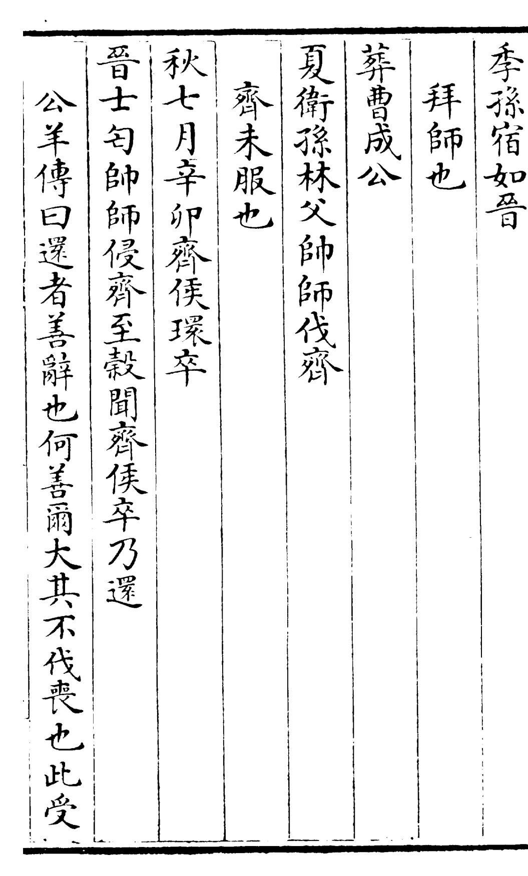
晉人執邾子

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劉侍讀曰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皆不以王命何以正其罪而服人心乎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傳曰自漷水以漷為竟也黄震氏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服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曰還者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

命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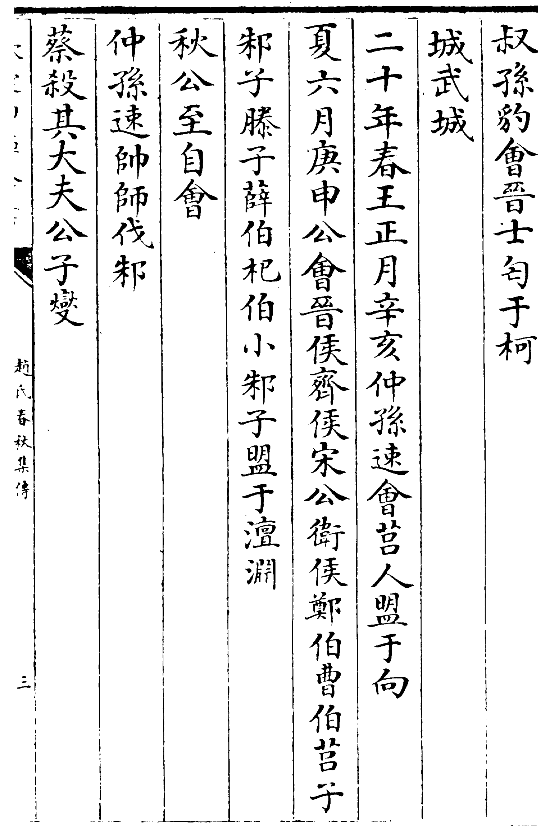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奔非其罪不書於是蔡人患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殺之公子履其弟也故出之於楚陳人患公子黄之偪譖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亦出之於楚皆非其罪也則何以書惡陳蔡之不國也陳蔡之君有國不能自爲政而惟大夫之爲有臣不能馭而惟楚之令故國人皆得挾楚以制其君殺其公子之爲大夫者出其

弟之同母者而其君聽焉則二國之命懸於楚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陳蔡之卒滅於楚則有自來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羊傳曰庶其者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據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小大敵也劉侍讀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杜元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何休氏曰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矣呂大圭氏曰非公命不書此公在晉何以書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則公雖在內

不得爲政矣蓋自宣成以來志之策書之變也黄震氏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所謂三叛人也襄公在晉而邾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在晉而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魯之受之皆非君命則爲逋逃淵藪者季孫氏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翰氏曰比年日食又比月而食葢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為變大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曰錮欒盈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於是欒盈自楚適齊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高抑崇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於是終保欒盈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胡侍講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収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厚人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摶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朝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於是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而陳人殺慶虎慶寅則昌為以國殺書之以楚人不釋君而助臣故陳侯得致其討也二慶導陳侯以逃晉即楚者也於是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為寇也曰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則二

慶見殺之由可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先言復入後言入何齊侯潛納欒盈於曲沃欒盈率曲沃之甲以入晉敗而後奔曲沃也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齊侯將伐盟主而欒盈因之以賊其國故各書其重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傳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

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言救後言次次以成救也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而晉人不出叔孫豹帥師從晉人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獲晏氂焉齊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者晉命也據外傳子服惠伯云陳氏傳曰晉遂失伯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據傳昭二十一年晉以諸

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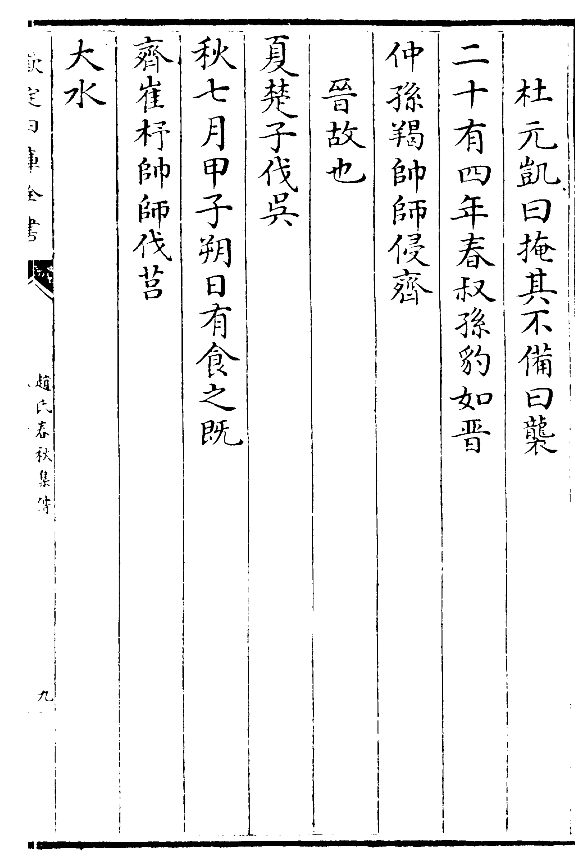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己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曰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何休氏曰稱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掩其不備曰襲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伐鄭以救齊也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魯不上聘京師再世矣於是穀洛鬬毀王宫齊人叛晉故爲王城郟以示義于諸侯魯嘗有惡于齊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大夫如周聘且賀城將以假寵焉自是終春秋魯大夫無如京師者矣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弑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崔杼弑其君立景公而相之則孰為以崔杼弑君告諸侯者國猶有人也杼盟國人于太宫而不能要晏子以非義之盟殺太史三人而不能止其弟之又書與南史之繼往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猶為國有人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伐齊也不書伐齊齊人逆服也於是齊人以弒君說于晉晉人重於得齊而輕舍弒君之賊則功利之弊有自來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其日何鄭有辭也鄭伯以陳怨故請伐陳於晉而陳侯會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於是鄭子展子産帥師入陳則異乎陵弱暴寡之師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公之盟不言同據溴梁祝柯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也此齊成也則曰同盟何以齊之即楚也向也齊雖背晉猶未叛中國也莊公既伐晉而懼遂自通于楚且乞師焉而楚為伐鄭以救之使莊公不見弒則不待盟于宋而諸侯皆楚之從矣其曰同盟晉懼失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衎入夷儀何以不名據鄭伯突入于櫟名

晉逆之也衎之出也不名以大夫無出其君而伐之

之道也既而晉人為戚之會以定衛自湨梁以來剽

無會不在衛有二君者十年則固不可以無辨矣故

復歸名之於是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使衛與之

夷儀則於衎何譏焉是故入夷儀不名名之則疑於

鄭伯突陳氏傳曰衛侯入國矣而晉納之則異於他

入者矣是故衛有二君俄而甯喜之弑𣓨成則晉人

為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大夫將稱大夫必嘗為中國患者也屈建未嘗寇中國則滅舒鳩何以稱名氏屈建為宋之盟使南北之從交相見其罪有甚於為寇者則不可以不詳其人也是故遂罷未嘗寇中國也以楚霊吞滅諸夏而罷為之相其罪有甚於爲寇者則亦不可以不詳其人也故二子者雖有事蠻夷皆斥其名氏春秋之用

法嚴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吳子過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非吳子之自輕也陳氏傳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何不以

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楚而喪身於巴

夫是自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立之諸侯定之衛人戴以為君者十有餘年非喜之所得貳矣左氏傳曰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劉侍讀曰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曷為於喜加稱弑焉嫌以喜之受命于殖而弑剽也夫據其位而享

其禄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簒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矣然則為甯喜者宜奈何宜乎效死勿聽爾陳氏傳曰國無二尊春秋之法也衎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故春秋不没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陳氏傳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據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據莊十四年傳文）則剽之弒衎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篡立苟未列於諸侯之會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弒既不見於經則突之

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衎見出於大臣而剽立列於諸侯之會數矣於是見弒而著于經則衎之復歸不可不詳矣穀梁傳曰日歸據莊六年衛侯朔僖二十八年衛侯鄭皆不書日見知弒也孫明復曰喜弒剽四日而衎復歸于衛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以見衎待弒而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於是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益孫氏晉大夫為之也故趙武稱人宋向戌者武之所善也然則公無譏與季孫之專魯甚於孫氏當荀吳以君命來聘且召公而公無辭焉公進退在季孫矣是故内不諱公見公之為大夫役也胡侍講曰趙武不書諸侯助孫氏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也

劉侍讀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高抑崇曰晉人執甯喜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王沿氏曰執衛侯不書者爲盟主諱也衛侯之君也林父出之其反也林父叛之晉侯召諸侯殺林父以戚歸衛則方伯之事也今爲臣而執其君斯中國爲義之士所耻聞也故

不書家鉉翁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

二子者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夏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陳氏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高抑崇曰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齊桓晉文數十

年之業一朝而壊之生民雖暫免於兵革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収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立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孫莘老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晉里克衛甯喜皆曰殺其大

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晋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為出奔晋為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

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公子鱄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家鉉翁氏曰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書曰衛侯之弟鱄不友也公非鱄不得反國既反國而不能安鱄之身不友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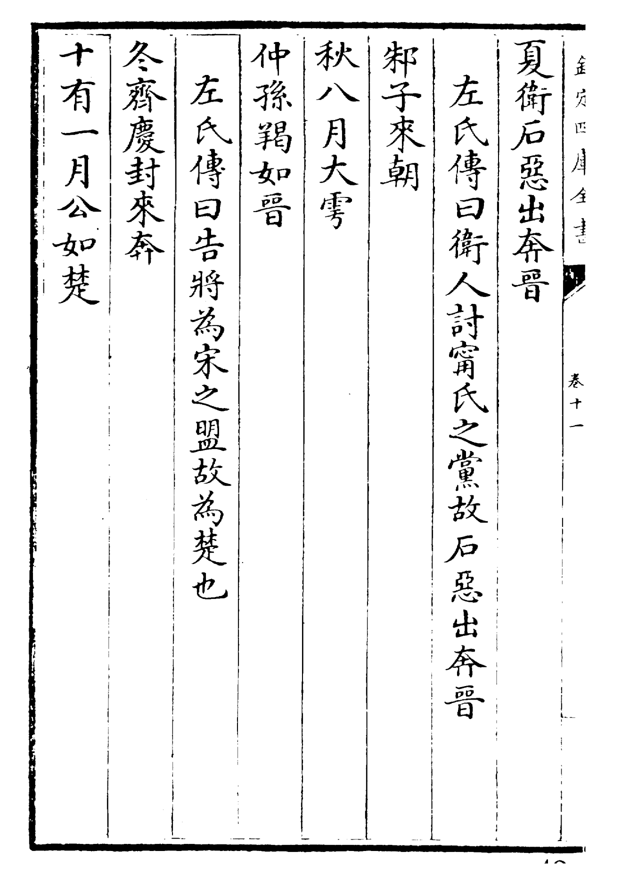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夷狄之盟不月此其日何兩主之也陳氏傳曰自宋

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郪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婼至自晉皆蒙上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晋

左氏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晋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晋

左氏傳曰告將為宋之盟故為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如大國不月如楚月異其事也是故公至不月必至自楚而後月據昭公如楚至自楚書月著例何休氏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於是公及漢聞楚子卒公欲反魯人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人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甚矣魯之不競於諸侯也於是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而後鄭伯始行衛侯違三歲而後行而魯人獨汲汲於楚此所以來蓬啓疆之召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據莊公二十二年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公三年如晉四年春至自晉之類不書在楚何以書此所以為筆削也以不朝正而釋之者史氏之文雖在齊在晉而不書必在

楚乃書者春秋之法譏公之失其所也陳岳氏曰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不書者在中國也在楚則書之楚蠻夷也孫明復曰在中國猶可在荆楚甚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曰閽門者寺門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

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程允夫曰謂之弒葢其君也不

曰其君賤閽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弒何也以閽

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傅曰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屬

辭比事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於澶淵書宋災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曰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來盟不月者大夫之事也據大夫來盟不月 杞介大國以治魯歸田而杞伯親來涖盟於是魯人卑之以子男之禮接故雖國君不月譏杞伯之自同於大夫與魯人之卑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也孫明復曰先書殺後書聘者吳子既弑而札始至魯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穀梁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來聘雖吳楚不月此何以月為其以聘報朝疑於中

國伯者也伯主以聘報朝自晉悼公始於是公如楚

楚人使公親襚與陳侯鄭伯許男送葬于西門之外

改歳而遂子來非椒與吳札之比矣故特月以異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世子弑君日此何以不日所由來者異也先王之法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播其惡於諸侯故不日以異其事非弑君者法有輕重也以許世子止非故弑而書日則春秋之㫖明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其日外災例時為伯姬之卒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

災上見以災卒也君子曰災莫大於君母之焚死其

日罪宋之君臣不能救其君母而使之逮乎火也然

則左氏傳曰伯姬待姆者非與此宋人所以自文也

伯姬已老矣使其傅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

乎鄭國之火也子產使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

公孫登徙大龜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

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

所不及而况於其君母乎宋公無臣子矣於是懼其

惡於諸侯也而為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火也學者不能察以為伯姬病則曰女而不婦也以為賢伯姬則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徒以空言為訓而不知其非實豈有合乎春秋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傳曰凡王殺不書本何休據傳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類雖王子不書據惠王殺子頹甚者母弟亦不書據襄王殺母弟帶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左氏傳曰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孫明復曰天子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此言殺其弟佞夫者譏景王尊為天子不能容一母弟也榖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爾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周公黑肩嘗欲立王子克矣桓十八年莊王殺周公黑肩

而王子克奔燕不書罪不在王子也子瑕僭括之黨也佞夫殺而括與瑕奔晉則佚賊矣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據莊十二年宋萬奔書月著例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奔不言出自外也儋括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卿共葬事禮過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駟良之爭聞於諸侯久矣於是伯有為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强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之則出非其罪也其書良霄出奔何為自許入鄭言故也自許入鄭則曷為不申言鄭良霄據宋華元出奔晉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蒙上文也出非其罪入罪也故閒無異事得蒙上文以見之明其出入為一事書也是故書入而不言復入者惡入也不言復者位未絶也駟良兄弟也而爭於是良霄未絶于位而出出而以惡入甚矣鄭伯之失政也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故不言其大夫良霄之出入皆為駟氏也則曷為以討賊之辭書之良霄出而駟氏得君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而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則鄭人固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大夫會從其恒稱矣此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也曷為復不序分災侯伯之事也晉為宋災故合諸侯之大夫疑於伯者之會故畧之凡伯者之會不言故於是特言故則非伯者之辭也左氏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陳氏傳曰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

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議也據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譏不在會矣則不書吾君吾大夫劉侍讀曰蔡人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天下之憂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是則大亂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楚宫者别宫也公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薛士龍曰小寢猶非正也况别宫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且不書葬降成君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相會葬非禮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陳氏傳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晋景公之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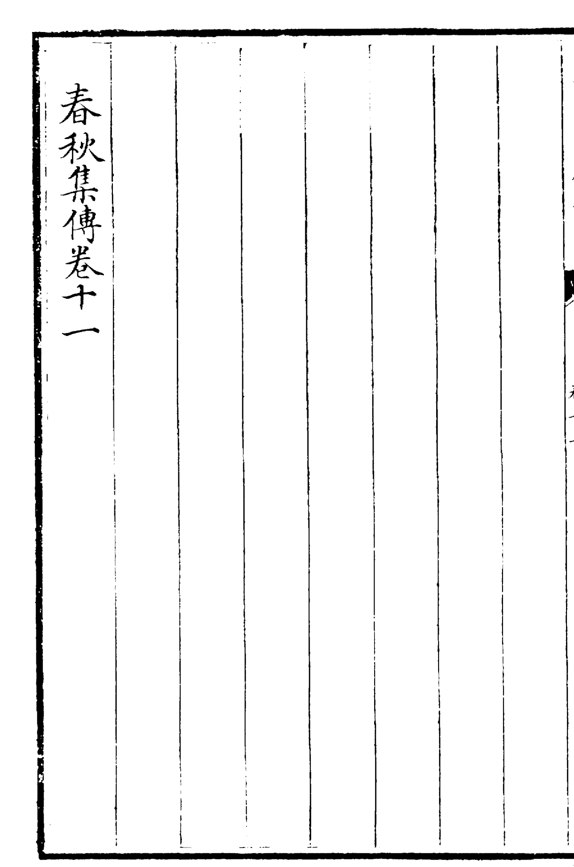
公弔焉亦已畢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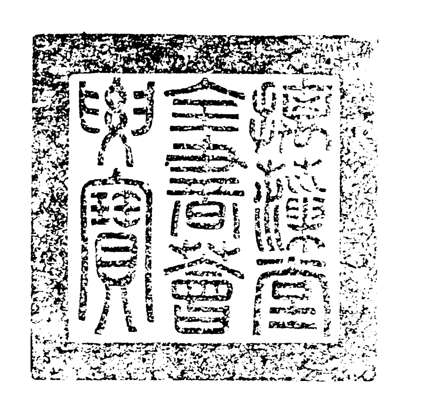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君日苟非微者則不日（據宋人弑其君杵臼）此稱人

其不日何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展輿因國人以弒之立而以微者告也


春秋集傳卷十一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于飛鳳
謄録監生臣朱烺